



亂世佳人

歷史演義叢書
譚正璧編

譚正璧編

亂世佳人



亂世佳人目錄

- 一 老父遺囑……………二
- 二 弱女墮溷……………八
- 三 英雄遇美……………一三
- 四 奸邪惑主……………一九
- 五 報國有心……………二五
- 六 回天乏術……………三一
- 七 皇帝蒙塵……………三八
- 八 佳人殉節……………四四

一 老父遺囑

那是一個蕭瑟的秋天，好久佈滿着驚惶空氣的汴京城裏，這天忽然意外地熱鬧起來。百姓們都在街市上奔跑，互相告訴着說：「今天童太尉班師的日子，大隊人馬不久便要進城了。這次遼國的兵馬給童太尉殺得片甲不留，我們從此可以安安稳穩地過着太平的日子，大家快到大街上去歡迎呀！」就是一班平時不大有工夫出門的百姓們，這天也停止了工作，跟着那班終日在街上奔波的人們在六點三市間閒逛。一會兒，聽得號砲三聲，震得全城烟塵飛揚，接着是那班維持秩序的禁軍們，他們挨家挨戶的去通知百姓們，在童太尉班師經過的地方，一律不許開門窺看。正在大街上行走的百姓們，一律須藏躲到偏

僻的小巷裏去，如有不聽命令的，作觸犯軍法論罪。禁令一下，忽然熱鬧的六街三市，頃時又寂靜下來了，寂靜得像死一般，只有禁軍們像送殯的人一般都不開口地在街市上行走，行使他們清行人的職權。

不到一個時辰，童太尉的隊伍果然進城來了，幾個高大的騎兵拿了長矛在前開道，金鑼敲得震天價響，兵士們穿的服裝依舊像出征時那樣的整齊，手裏的武器也光亮得使人鬼了害怕，一隊一隊地在街上行過，走完了一隊又是一隊。前面的是騎兵，騎兵完了，便是步兵，行列首尾，足有五六里路長。最後才是童太尉，他穿着全副簇新的武裝，一小隊親兵保護在前後，得意揚揚地前進。當馬隊在前經過城中廣光寺前的時候，寺裏那扇本來奉令緊關着的紅門，忽然「迺」的一

奔開了出來，接着一個約有五六歲大小的女孩子從門裏走出，向馬隊



一 老父道場

直奔過來。禁軍們阻止不及，她已奔到一位騎將的面前，張着那天真的笑容直叫爸爸。那騎將連忙拉攏把馬轉向路邊停下，走下馬來抱着那女孩子，也笑容滿面地對她道：「師師，你快些回到寺裏去。你在路上攔阻我，那是要使我受罰的。你快些回去，晚上我一定來看你。你等着吧！」道罷，把師師放下，催她回寺，他依舊上馬，加鞭趕上原隊，向前路行去。

原來這位騎將姓王名寅，世居汴京東

二廂永慶坊，祖代原開染局。到了王寅，恰遇時局不靖，生意清淡，一家夫妻二口幾乎不能維持生活。那時宋國西有西夏，北有遼國，常常在邊疆擾亂，有時防守疏失，常被他們攻入內地。京師恰處于兩國夾攻之中，因之時常一夕數驚。王寅看看不是了局，因念時局這樣，生意一時無恢復之望，便決計別尋出路。其時恰值童貫當國，他生性好大喜功，與朝臣定下攻取西夏和遼國的政策，奏准徽宗，便於崇寧元年，下詔在京中招收義勇軍。這種軍士因為資格限制很嚴，須親屬在京或有在京親戚連保方得入伍，所以待遇很優越，而且又得論功不次升遷，詔令一下，投効的人很多。王寅聞訊，便和妻子林氏商量，想閉了染局，也去投効。當下林氏對王寅道：「郎君要去投軍，我當然不能阻你。可是我現在正有身孕，而且分娩在即，你如出門，到時

叫誰來照顧？而且你我又從沒有過一男半女，這次還是頭生，你應該細細考量一下。」王寅聽了，沉思了一下，覺得妻子之言果然不差，就暫時把投軍之念擱下。時光迅速，林氏分娩期已到，生了個女孩子，夫妻自是十分喜悅。不料林氏因一時不慎，在產中受了些風寒，病倒在床。王寅慌忙延醫服藥，可是，已經不及，孩子沒有滿月，林氏已先下世。王寅沒法，將林氏草草成殮，一時沒錢雇用奶媽，便用豆漿哺養小孩。也是小孩命不該絕，忽然斷去母乳，不但_不見消瘦，反而顯得肥胖可愛。後來王寅覺得妻子已死，一個人在家裏也不是辦法，便將女孩托給寶光寺老尼領養，取名師師，仍自去投軍去了。

王寅自從投入軍隊後，才曉得義勇軍不過是_做童貫的裝飾品的。他們都受着優等的待遇，在戰場上却從不令他們和敵人作戰。只有這

次跟隨童貫出師。軍隊才開到邊疆，鞏兵已衝殺過來，童貫因不及調遣別的軍隊來作緩衝，便犧牲了不少人馬。他一面連忙調兵堵截，一面向京告捷，造報了許多義勇軍殺敵的大功，把他們一一都加以升遷。王寅在這次戰役中，的確殺死過不少敵人，因功得升副將，可是却受了重傷。那天奉詔班師抵京後，當夜就到寶光寺去看師師。師師這時已經六歲，生得美艷玲瓏，自從白天見了父親一面後，晚上連晚飯也無心吃下，只在寺中等待父親到來。當下兩人相見，自有說不盡的一番親熱。當王寅告訴女兒自己因努力殺敵，受了重傷，師師一定要父親把創口給她瞧。王寅因為白天行軍過勞，創口正在作痛，却拂不過女兒的情意，便把繃帶解了開來。不料創口早已受震迸裂，這時如不解開，因有瘀血凝住，一時不致有什麼變化，可是一經鬆放，瘀

血給體肉熱血冲出，裏面的血便似決堤般的冲了出來。師師大驚，連

忙幫助父親，重新包紮，可是那裏包紮得住？早流了個滿地都是，人也暈了過去。

等到王寅醒來，他的身子已給老尼們拾放在師師臥的床上。當下他對師師道：

「這次我能生回，本屬勉強，這樣重的創口，早知沒有生望，不過守候日子罷了。

現在我能和你見面而死，已很幸運。可是你從此將成一個孤兒，我又別無親屬可托，只有仍把你托給你師父。」說到這裏，又轉頭對老尼道：「願你老人家慈悲



爲懷，念師師是個沒有父母的孤兒，把她撫養下去。將來嫁人或出家，都可由你做主。我的身後一切，軍中有卹銀可領，倒可不必憂慮。」這時，他又抱住師師不放。師師感到父親的嘴唇漸漸在冷卻時，就大哭起來。哭得老尼在旁掉淚下不止。

欲知王寅是否身死，且待下節分解。

一一 弱女墮淚

話說師師正在父親懷中哭泣的時候，覺得父親的嘴唇又在顫動了。她連忙停哭，口叫「爸爸。」王寅忽又張開眼來對師師道：「我忘記囑咐你一件事，我自從投軍以後，本想爲國家出力，可是沒有機會。這次僥倖殺了許多敵人，自己却又受了重傷。在這樣亂世，你長

天時最好能練習些武藝，小則可以替我報仇，大則可以爲國殺敵。繼承我的遺志。」說到這裏，又指着牠攜帶的那寶劍道：「師師，這是我傳給你的唯一遺產，你好好地保藏牠吧！」說畢，長歎了一聲，便瞑目長逝了。

王寅死後，老尼總算能不負所託，依照王寅的遺囑行事。師師得着老尼繼續撫養，不知不覺間很快的長大了起來。老尼因爲師師聰明可愛，也用全副精力來撫養她。她自己教她識了許多簡字，又出錢買了許多書本給她讀。她又趁着寺中沒人的



時候，一個人在大殿上玩那父親給她的寶劍。她真有志向，她在佛前立誓，不願調脂弄粉做一個平常的女人，她願意實行父親臨死的遺囑；練就一手好劍，她長大甯願不嫁，除非他是一個像她父親那樣努力殺敵的英雄。老尼見她這樣的志誠，給她生生地感動了，便請了一位退伍的老軍官來教她劍法。

光陰真快，師師不覺已到了十四歲。那年女真阿骨打，在北方建立金國，而且出兵攻遼，攻下了遼國的黃龍府。宋徽宗便令童貫臨六路邊事，乘機進攻遼國的後方。童貫的部下，有一部分義勇軍因為在京坐食已久，不願到邊疆去冒險，上司又一概不准他們請假，於是突然譁變起來。他們一共五六百人，就在京城中大肆劫掠，到處放火焚燒民房，以阻扼禁軍的兜勦。本來十分平安的寶慶寺，在這次劫難中

竟也遭到厄運。不但寺宇完全化成灰燼，連老尼一生心血所積聚的許多衣物，也全被叛兵們劫掠一空。幸虧她們躲避得快，師師總算沒有遭到意外的侮辱。可是她們從此無家可歸了。老尼在悲痛之餘，只好帶了師師到城外她一個師弟的庵中去暫住。可是住了不久，老尼因憂傷過甚，一病不起。臨死時，她雖然囑咐她的師弟好好地留養師師，可是從此師師却沒有一個真心待她的親人了。

却說汴京東華門外二里許有個地方，叫做鎮安坊。那地方十分繁華，因為京師著名的教坊，都聚居在那裏附近一帶。其中有個李姥，同着她的女兒，也在那裏開立門戶。這一年，京師疫癘盛行，不意她的女兒也染病身亡。李姥死了親生的女兒，又忽然截去了她的搖錢樹，自是十分傷心。後來經她的姊妹們多方勸慰，叫她再物色一個美

麗的姑娘，來繼承她女兒的門戶。她覺得除此之外，也別無良法，便一心托人四出物色。一天，她聽得人家說：附近觀音庵中新來了一個未剃髮的幼尼，又是美麗，又是玲瓏，真是世間少有的尤物。她連忙假做燒香，到那庵中自去察看，果然名不虛傳。她一想：如果能夠弄到這個幼尼，由她用全副精神來教導，將來不怕她不做京中獨立的教坊魁首，於是她就托人進行這事。

原來那老尼的師弟，本來是個不守清規的淫尼，她在老尼和師弟到她那裏避難時，已使她感到萬分不自由。老尼一死，她對師弟早已存着歹念。李姥探悉了個中情形，所以托人去一說即合。像師弟那樣天真無邪的孩子，那裏懂得世間到處都是陷阱，他以爲老尼的師弟有着和老尼一般的慈悲，萬料不到她會被她出賣的。等到那師弟把她騙

到鎮安坊去，由李姥向她婉言勸說時，她才明白了經過的一切。可是她是一個弱女子，有什麼方法來反抗，有什麼力量來掙扎，只好暫時安住下去再說。

欲知師師以後如何，且看下面分解。

三 英雄遇美

話說師師自被騙落入教坊李姥的手中後，虧得李姥見她很討人歡喜，自己又是新沒了親生女兒，希望她做她繼續支撐門戶的人，所以待她總算體貼仁慈。師師又是天生十分美麗，一雙嬌眼，兩片朱唇，不施脂粉，已足夠顛倒衆生。加之李姥用全力教導她擒縱男人的手段，一顰一笑，能夠立刻移動人們的心志。至于吹彈吟唱，那是教坊

中，姑娘們分中應有的人領，當然不必說，是沒有不精不會的了。這樣過了兩年，師爺已到了破瓜年紀，依照教坊舊例，她這時必須掛名接客。有許多許多終日迷戀在教坊姑娘隊裏的郎君子弟們，一聽得消息，都想來做師爺的第一個住夜的客人。可是師爺別的事都首聽李姥的擺佈，獨有這件事，她却有自己的主張。當下她對李姥正色說道：「女兒今年十六歲了，受了媽媽兩年供養，當然要報答媽媽的厚意。可是女兒已立了志願，不願像普通門戶人家的姑娘，只看金錢的面，朝秦暮楚地濫接客人。從今天起，我可以開始招接客人。可是白天來往，都由媽媽做主，晚上留宿，須得由我自己決定。媽媽如允許女兒，就照這樣做下去，否則女兒是有烈性的，父親遺下的寶劍，可以做女兒生命的歸宿！女兒是一點也沒有什麼留戀的！」李姥早已認

識她有着鬚強不屈的意志，本來怕她到了年紀連見客都不肯，現在見她打定的主意也很不差，好在有了像師誦那樣的色藝，就是止是白天應客，也足夠她一生吃用不盡，於是一口答應了下來。從此以後，李榭院中，一天一天熱鬧起來，師誦的芳名，也漸漸傳遍京城內外，可是她從沒有留過一個住夜的客人。

那時汴京城裏太學中有個教官，姓周，名邦彥，號叫美成。他從小生長在山明水秀的西子湖邊，生來又有藝術的天才，所以他特長于寫作那專詠風花雪月，而為教坊姑娘們所最愛唱的詞。宋神宗元豐初年，他由州郡的引薦，選到京中當太學生。那時他施展他平生的學問，研摩了許多功夫，做了篇幾萬字長的汴都賦，趁着那時是在國家太平政府清閑無事的時候，去獻給神宗。神宗讀了，頗為驚賞他的天

才，便立即提拔他做太學正。不久，又升他做了教官。自後國家逐漸多事，邊境時時告警，邦彥，他是個很懂得歷代所以興亡的道理的人，便知道不久以後，時代將不能再讓他過那淺吟低唱的浪漫生活，而且他本來很有大志，不願永遠做一個「百無一用」的書生，于是他在服務的餘暇，拜了一位武將做師父，請他教會了許多武藝。那時他做的詞已在教坊中普遍地傳唱，而且有許多姑娘們因為愛唱他的詞而熱烈地追求他。可是他除了偶然同幾個文士們到那邊去逢場作戲外，他從不曾對某一個姑娘有所迷戀。他是詞壇上的鱗子，他是情場裏的自由人。

一天，邦彥正從大學裏回到寓所，他的老朋友賀方回也從外面跑來看他。方回一進門口，便道：「我們好幾時不到鎮安坊去逛了。昨

天聽得朋友們告訴我，那邊新嶺名了一位叫做師師的姑娘，出落得異樣美貌，天生一副好歌喉，又彈得一手好琴。許多王孫公子都給她迷戀住了，可是從沒有一個人曾得到她的心，給她留住。在妝閣裏。邦彥，你是姑娘們的戀神，可是也沒有一個姑娘曾經得到你。或者奇緣就在這裏，你不妨去碰碰看。」邦彥道：「方回兄，你那賀梅子的大號，不比我更光榮更有力量嗎？你爲什麼不自己去一試呢？」方回笑道：「你真是說笑話了，姑娘們雖然知道好名，但也愛俏，像我這樣老醜，人家都喚我做賀鬼頭，還有那個姑娘肯垂青？不要說師師了。」說罷，相與大笑。

這天晚上，邦彥留方回在寓中吃了晚飯，便一同出寓，信步走出東藥門來。那時萬家燈火，夜景也很繁華。不多時，已到了鎮江坊。

剛巧這來客人很稀，師師晚妝才罷，聽說是有名的詞人周邦
彥來訪，忙撇開了別的客人立即出來迎見。當下兩人相見，都各心
 頭一怔。師師見邦彥英俊非凡，沒有普通書生們的寒酸相，邦彥見師
 師嬌艷出羣，沒有一般姑娘們的脂粉氣，兩人心頭已各默默相許。師
 師和邦彥等寒暄了一回，便轉身在前引道，同進裏面一個小軒。軒裏
 陳飾古雅，棊几臨窗，縹緗數帙，顯得非常幽靜。師師請他們坐下，
 婢女們送上茶點，師師親自招呼他們進用了一些。這時邦彥又在燈光
 下細瞧師師，更覺得她十分嬌艷，萬種溫柔，爲他生平所沒有見過。
 方回見師師待邦彥很是殷勤，而且談話又是那麼的熾熱；談到投機之
 處，兩人各露出萬分得意的神氣，不像狎客和姑娘調情，而是英雄遇
 了志士般在彼此互訴心曲。方回忍不住大笑道：「邦彥，我的語不是



還在耳際盤旋。自從她當客主人以來，她見過不少豪華的王孫，和富

隨手嗎？你們今晚姹姸地多談一回罷，我要先走了。」說罷，即揚長自去。那天晚上，師師竟沒有再招待別的客人，和邦彥直談到夜深，留他吃了點心，約定明天再會，才放他回去。

欲知兩人以後如何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四 奸邪惑主

當天晚上，師師一夜睡不着。她回想起她過去的一切；父親臨死的遺囑，彷彿

麗的公子，就是銅臭道人的大賈她也一般加以招接，可是除了侍候三杯，彈唱一曲外，任何人都沒有聽得她和他談滿過十句話。但人們還是那麼的迷戀她，纏頭一擲不吝千金。她想到這裏，不覺唇上露出驕傲的微笑。今晚她自己也覺得奇怪，自從她一見邦彥後，精神便受到異樣的衝動，不知不覺很自然地親熱地去招接他，話也一時多起來了，她對她說的話何等動聽！話中的意思何等體貼，態度是何等的誠懇。摩爾文是何等的悅耳！這樣，不由她不把話匣子打開，談到自已，談到國家，也談到她的未來的志願。她想到這裏，又不覺面紅起來。真的奇怪，和一個從沒有會面過的客人談起這樣的知心話來，這不要使對方感到她神經有些異樣麼？但她又料定，他決不會這樣。因他對她所講的話，和她自己所講的，一點沒有兩樣。這樣一位文士

又是一位英雄，使她深深地只有佩服。……她這樣懸延地想了下去，不知不覺地已到了金雞報曉的時候。

明天晚上，邦彥照了她的約定，一個人在酉刻以前獨自到來。這時她已盼望得有些倦了，她迎接他到她的妝閣裏，是一間面積相當陳飾精緻的內室，中間已擺好一席豐美的筵席。但酒盃和筷子却只有兩副，這顯見得是師師只盼望和他兩人對酌了。李姥在昨晚已經看出了師師的意思，知道他已不是師師心目中一個平常的客人，不能不來殷勤招待。當夜兩人一同喝了很多的酒，始終有說有笑。到了夜深，師師先醉了，邦彥便給留着沒有回寓。從這天起，邦彥沒有一天不到師師院裏，師師也不願有一天不看見她。還是意志的結合，也是情感的融洽，他們就這樣地結下了兩姓的姻緣。

話說師師正在京都中紅得極透的時候，那時正值宋朝那位有名善於做詞的徽宗皇帝趙佶在位。他也是風流瀟灑的人物，不幸他做了皇帝，又是位內亂外患交迫時代的皇帝。他很有藝術的天才，他寫過不少感動人們的詞，還會繪畫。如果他是個生在平常人家的人，他倒很可以和他爭雄於詞壇。但他究竟因為是位詞人，所以不很懂得怎樣去處理政治，就是政府延用人才，他也有些莫明其妙。那時他用蔡京做丞相，章惇、王黼等做尙書，把一切的朝政都托給他們。他自己却一昧的追求享樂，養着許多極好看極精壯的狗和馬，造了許多極華美的宮室和苑囿，裏面佈置滿了從各地採來的奇花異石。他在宮裏玩得厭了，又在京城北門外造了一所離宮，叫做艮嶽，在那裏也住着不少美麗的妃子和宮女，做他日常臨幸時的消遣，日子一多，他在離宮裏

也玩得厭煩起來了，便又想到宮門外面去尋找他另外的娛樂。」

那時太監中有一個叫張迪的，很得徽宗的信任。他有位終年在教坊裏廝混的兄弟，把師師的一切告訴他，他便去告訴徽宗。徽宗聽了，不覺十分心熱，很想去欣賞她那副美麗的容態和她嫵熟的音樂。於是他召了那位有名的浪子現在正做太尉的高球進宮，把這意思告訴他。高球奏道：「陛下如願微服往訪，臣可以相陪，不過必須祕密，否則御史們要譏閒話，尤其那位張天覺老先生，他又得到好題目來進諫了。」徽宗准了他的話，就叫張迪從內庫裏拿出紫茸兩匹，霞氍兩端，瑟瑟珠兩顆，白金二百兩，差他送到李姥家去，說是有個姓趙的富商晚上要來拜訪師師。李姥突然受到了這樣珍貴的禮物，一時忘記了師師的約言，竟一口允許了下來。

這天晚上，徽宗和高球張迪都換了商人的服飾，帶了幾個改裝做隨從的太監，一同從離宮的小門裏偷偷地出來，一路向鎮安坊走去。他們走進李姥家的時候，李姥正在一個人坐着爲難，她受下了客人的禮物，滿以爲師師定能允許她這次偶然的例外，因爲她從來不曾違約請求過。可是師師這晚剛巧爲了邦彥要到磁州投軍去，她在妝閣裏專誠設筵替他送行。這時兩人正在飲酒談心，她那裏再會允許李姥的非分請求。李姥沒法，只好暫時請他們一行人到後堂去小坐，擺出酒筵來款待他們，向他們道了千萬個不是，說明了師師的爲人，這時候無論如何不能去驚動她，只有等待到明天。徽宗覺得很是掃興，但這時他萬不能使出他皇帝的威嚴來，只好耐着性和高球等喝了一會寡酒。突然間，琴聲和着歌聲忽從師師的妝閣裏傳佈開來，是那樣的嬌脆，



又是那麼的悲壯，徽宗聽着，越發心癢難熬，越想早一些會到這位他渴想要會而一時不讓他會到的姑娘。

欲知徽宗會否會到師師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五 報國有心

師師設筵替邦彥送行的那晚，是她一生僅有的最快樂最滿志的一晚。她當初住在寶光寺時佛前的誓言終於實踐了。邦彥，這個她理想中的對他滿懷着希望的英雄，他一定能替國家建功。

一定能替父親復仇，一定能在戰場殺敵。等到機會到來時，她還決定也和他一同前去。那天晚上，他們談了好多好多平時要想說而沒有說的話，酒已半酣，她撥過琴來，當筵彈唱了一支聲調非常壯美的送行曲。曲終，她又捧出那把父親遺給她的寶劍來，邦彥要求她在筵前試舞一回，她毫不遲疑地立即允許了。劍光人影，在妝閣裏團成一片。一套舞罷，邦彥不住地拍手叫好。師師這時忽然捧了寶劍走到邦彥面前，正色對邦彥道：『這把父親遺留給我的寶劍，在我的心目中只有你能夠傳有牠，今晚我願意把牠交給你，不但希望你看到了劍不要忘掉我，也希望你看見了劍要繼承劍主人未完的遺志，這才是 所以願意把這把劍交給你的原因。』當下邦彥很莊重地把劍接下了，他即向她聲明，從此他的身子是屬於她的了，他決意爲她犧牲一切，和這寶



劍同存同亡。一面他也把自己帶着的劍解下來送給師師，當做他倆分離後他留給她的紀念。

這晚，正難爲了徽宗君臣們，他們直等到師師妝閣中筵散燈熄，才悻悻地辭了李姥回到離宮裏去。等到天一亮，徽宗索性免了早朝，和高球兩個人依舊換了商人的服裝，大清早到李姥的院子裏來，他們叩開了門，李姥見他們來得這樣的早，不覺又是好笑，又是爲難；可是看了禮物的

面，怎好得罪他們。她只好拚着再失望，去輕輕叩師師妝閣的門。但師

師正和邦彥睡得很熟，那會答應李姥的要求？倒是邦彥，他覺察出這兩個客人來得有些奇怪，很想看看他們，便勸她答應敷衍他們一下，自己願意躲在師師床下去偷看。師師答應了，李姥不勝歡喜，連忙出去報告客人；請他們仍到後堂去小坐，待師師晨妝一完，立刻請他們再進妝閣裏去。這時忙殺了李姥，她一面要招待客人，一面須命人預備筵席，一面又要去催師師。好容易等到師師妝罷，筵席也已在急就中備好。李姥是個最懂得客人們的心理的人，知道他們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就是真的喝了苦酒，他們也滿不在乎的。這個早上，京都中唯一最高貴的人物，和京都中唯一最紅的姑娘，他們終竟相會了。

師師看見徽宗和高宗離走進妝閣來，她已擺出那副對待平常客人一樣的矜持的神態來，這最好用那『豔如桃李，冷若冰霜』兩句舊

話來形容。她對他們略略施禮，便在妝台旁不響地坐下。當下徽宗纔看師師姿容，果然名不虛傳，六宮妃嬪，誰都不及她那樣的嬌艷；這時又值晨妝初罷，益發端麗動人。李姥恐怕得罪了客人，連忙過來招呼他們入席，由師師在旁相伴。徽宗看見師師不肯多言，想去親近她，她又避到一旁去，只好和高球二人閒話。無意中談到朝中政事，她不覺也啓口加入了他們的談話，憤慨地說道：「強敵在外面正想乘隙而入，偏有我們的皇上只知一味享樂，任那般小人執政，弄得民不聊生。譬如高球那廝，他是什麼東西，竟做到太尉，怪不得要誤國殃民了。國家如要太平，非把這些奸臣都殺掉不可。」這時徽宗忍不住笑起來，高球連忙用目示意，他却沒有看見，便直對師師道：「師師，不要說下去了，鄙人就是皇帝趙佶，」又指着高球道：「他

就是太尉高球。』高球連忙接口道：『我們這位趙兄有些醉了。他因姓趙，和皇帝同姓，所以醉後老是有這麼一套。姑娘，你不要聽他，儘管說下去罷。』師師這時竟愕然了，就是李姥聽了也覺得有些奇怪，太家的目光都不約而同的集中在徽宗的臉上。從來做皇帝的雖不見得個個都是龍顏鳳姿，可是他生活在養尊處優中，目與別人有些不同。況且她們從前雖沒有看見過皇帝，但皇帝的面相却也曾聽審人們談起過。師師這時雖然停住不響，但她早已從種種方面證明徽宗的話是實話，而高球說的却是飾詞，這兩個人所說的話正可代表他們君臣倆不同的性格，一個是有着文人的直爽，一個是有着小人的奸刁。但她不願說穿他們，只是含笑不語，讓他們把話岔開到別處去。

徽宗和高球走後，邦彥這時在床下已匍匐得忍受不住了，連忙爬

出來，因為他曾經見過皇帝，所以證實了師師的猜想。他恐怕師師從此將被纏擾不休，而且他是個當今皇帝，她將無法堅持她自己的意志。

師師却泰然道：「邦彥，你儘放心！他雖然是皇帝，但他究竟是偷偷地出來的。他怕諫官們直言勸阻，爲了顧全面子，他決不敢到這裏來放肆。邦彥，你儘放心！而且我也自有臨時應付的方法。」當下兩人又互相囑咐了一番，邦彥拿了師師贈給他的寶劍，回到寓所裏去搬了行李，跨上馬向磁州投奔宗澤去了。

欲知邦彥此去投軍情形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六 回夫之術

按下邦彥投軍之事暫且不題，且說北方新建立的金國，自從與宋

政府會同把遼國滅去後，他看穿了宋政府所有的弱點：皇帝是那樣的，不會管理朝政，大臣們是那樣的假公濟私，將士們又是那樣的畏怯沒用，民衆們是那樣的怨聲載道，有了乘機併吞的野心。恰巧金主阿骨打病死，弟吳乞買嗣立，便決定向宋國進兵。宣和七年，金主派大將粘沒喝和幹離不分道來攻，那時童貫正鎮守太原，得到消息，不但不派兵截堵，反而棄了太原逃遁回京。粘沒喝便攻入朔州，繼克代州，乘勝前進，把太原團團圍住，幸有知府張純孝悉力死守，一時相持不下。另外幹離不約一支金兵，在同時也攻入檀州，陷薊州，遼國降將郭藥師在白河迎戰，又給金兵打敗，只好退到燕山。那時正值金國派人向宋政府交涉，責讓宋政府容納遼國降將張穀，沒有交涉完了。徽宗聽說金國進兵來攻，立即允許了他們的要求，殺了張穀，把首級差

人進去。鄧藥師在燕山，聽得了這件事，很是憤慨地說道：「金國要張毅的頭，便殺了送給他；倘使要我藥師的頭，那麼也只好送牠了！」他一怒之下，便捉了知府蔡靖，去向金國請降。從此燕山的各州縣，都給金國奪去，宋政府黃河以北，連立足地也沒有了。

在外患這樣緊張的關頭，你道我們那位文雅的徽宗皇帝却在做些什麼救國救民的大事？原來他自從兩次微服出行，得和師師一會後，他的靈魂便日夜地逗留在師師的妝閣裏，身子住在宮裏，沒有一刻兒安靜下來。那天回宮後，他立刻命張迪取出他那隻生平最愛的蛇跗琴，這琴是大內珍藏的寶器之一，還是從國初藏到現在的，牠是無價之寶，就是百萬兩千萬兩的銀子也不一定能夠買到，可是他毫不吝惜地叫張迪去送給師師。他希望在「投其所好」的條件下，或許能夠得



到師師的心。過了幾天，實在忍耐不住了，又帶了張迪徽服到鎮安坊去。這次他到達李姥家裏的情形，全和上次大不相同，他們已不拿對待狎客的禮節來接待他。他一進門，師師早已淡妝素服，俯伏在門前階上迎駕，口稱萬歲。徽宗見了很是高興，連忙攙她起來。走到裏面，情形也大變了，一切鋪陳，都華麗非常，上次他坐過或接觸過的地方，都蓋着蟠龍錦繡。那間本來富有幽默的妝閣，也已改造一新，畫棟朱欄，宛然皇宮裏的一角。李姥看見徽宗到來，她早已避開。

僮宗命她進來服侍。她僮富在駕前，身體顫抖得立不起來，完全失去了她那種慣常招待客人時的諛諛的態度。徽宗這時已漸漸感到不舒服，便叫他們照常行事，不要用待皇帝的禮待他，因為這樣反而違反了他所以到這裏來的原意。一會兒，酒席已經擺好，師師站在徽宗的一旁，李姥跪在地上替徽宗侍酒上奉。徽宗叫師師坐在近旁，搬出他賜給她的蛇跗琴來，彈弄梅花三疊一套。他且飲且聽，連連稱贊。這時他忽然覺察席上所用的一切器皿，都刻繪着龍鳳的花紋，稍宮裏用的完全一樣，一經問明，才知是李姥托尙食房廚夫覓得式樣，用了許多的錢叫匠人專門製造的。他不禁又感到不快，吩咐她們以後儘管照平常一樣，不要有意鋪設。這晚，他總覺得她們對他十分不自然，使他深深失望，不待席終，便同張迪回去。

過了一時，他又差人把畫院裏的一金勒馬嘶芳草地，玉樓人醉杏花天一名畫一幅賜給師師。又送她藕絲燈、煖雪燈、芳苒燈、火鳳銜珠燈各十盞，鸕鷀盃、琥珀盃、琉璃盃、饜金偏提各十隻，月團茶、鳳團茶、蒙頂茶各百斤，飢飢寒具銀饅餅數盒，以及黃金、白金各一千兩。以後，他又微服去過幾次。張迪看見徽宗不時出行，他很担受干己，便建議徽宗：良嶽離宮的東邊，有官地一大方，裏延二三里，與鎮安坊相接，如在上面開掘隧道，直通師師家裏，那要方便得多。徽宗依言，便派他主辦這事。沒有多時，隧道告成，徽宗便從隧道到師師家裏。當時他又送給師師許多珍物，有藏闔雙陸等博具，以及片玉棋盤，碧白兩色的玉棋子，畫院宮扇，九折五花的簾子，鱗鱗翠葉的席子，湘竹的籬簾，五綵的珊瑚鈎等。這天，他和師師同玩雙

陸不勝，圓樞又不勝，又賜她白金二千兩。後來師師生日，他又賜她珠鈿、金條脫各二件，瓊琲一篋，毳錦十端，鷲毛縉、翠羽緞各百匹，白金千兩。就是李姥也得到他前後賜給金銀繒帛器用食物等，不下十萬。——這要算自有教坊以來不曾有過的最豪富的狎客了。

外患一天緊張一天，遊興也漸漸的衰了，徽宗很想出都去遠避，但爲了名義與責任的關係，他決不能自由地去做，於是他決定傳位給太子趙桓，自號道君太上皇帝，住在太乙宮，不理政事，再圖脫身之計。正在這個時候，一天晚上，邦彥忽然從前線趕回來，叩開了李姥家的門，催師師等立即同他離開汴京。

欲知邦彥爲什麼要催師師離京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七 皇帝蒙塵

話說徽宗把帝位傳給太子趙桓，是爲欽宗。欽宗卽位後，便用李綱做兵部侍郎，差李鄴如到金國去講和。金主要想答應了，可是那位降將郭藥師却說道：「趁這時南方沒有準備，不如從速進兵。」金主於是決定派兵渡河南下，直攻汴京。這時邦彥正在磁州，宗澤部下，因爲宗澤生性好賢下士，又素來聞他大名，所以用客禮相待。邦彥也不時進獻忠言，而且很留意於改善將士的生活，以及防守的計劃，因此大得將士們的歡心與信任。當金兵沒有渡河之先，他和宗澤早已料到終有這一着，一面上書政府，建議防守的計劃，一面加緊訓練人馬，做金兵到來時的抵禦。

話說金將幹離不率領部下渡過黃河時，以爲宋人必有防備，不敢大隊的前進，只分一小隊一小隊地坐了小船渡過去。不料到達對岸時，不見宋兵一人一騎。幹離不大笑道：『南朝如果派一二千人在岸旁防守，我們那裏渡得過來！』於是便前進攻取滑州。滑州守將聞風而逃，金兵即日進城，大肆劫掠，婦女們都受盡他們的侮辱。因爲事起倉猝，守將倏逃，都不及避匿，有許多官親皇戚也不免。滑州既陷，磁州首當其衝，宗澤早已秣馬厲兵，預備和金兵決一死戰。金將幹離不素聞宗澤老將的英名，知道不能輕敵，便與部下計議。當下有降將苟伍獻計道：『磁州自從宗澤駐守以來，防務十分鞏固，只可智取，不可力取。小將有一計在此：目下駐守東門的裨將何理，是小將同鄉。他因與宗澤的親將不睦，素有離去之意。待小將悄悄地去勸他

投降，如許以重職，定能成功。這樣，我軍外面進攻，他在裏面響應，磁州也朝夕可下了。不知元帥以爲如何？」幹離不大喜，更令苟伍連夜改裝平民前去，何理這時聽說金兵前來，正在想遁逃之計，忽見苟伍到來，問知來意，悟中心懷，如何不允？這時宗澤和邦彥還在努力進行防守的一切，那裏料到已給苟伍與何理二漢奸把磁州出賣。

明日，金兵到達磁州城下，立即派兵挑戰。宗澤已于事先分派諸將駐守城外四處，待金兵到達時作大包围之計，準備一鼓殲敵。這時聞報金兵來挑戰，便與邦彥分兵由東北二門殺出，一面傳令城外各守軍同時圍攻。兩軍相接，便起大戰。金兵被圍，漸漸不支；忽報州城已下，宋將出降，他們便興奮異常，與宋兵拚命作戰。宗澤聽說何理開城迎降，事出意外，憤慨異常。他又知道州城一失，軍心全亂，繼

續爭殺，決無結果，便急急傳令退兵，退守附近山中。一面差遣足奏報政府，立即派兵來援，同時自請處分。那知差人一去，杳無消息，金兵早又乘勝前進，攻下了幾個州城。這時邦彥知道金兵前進，勢如破竹，汴京必不可保，師師在京，一時無人護衛，一時必很危險，便決定趁這時宗澤正在整理殘兵靜待命令之時，星夜到京去把她救護出來。當下稟過宗澤，便改裝易服，騎了快馬繞道直達汴京。

師師一見邦彥到來，問起別後情形，邦彥略略告訴了一番，便道：「這次金兵南下，因多漢奸作內應，所以勢如破竹，京都萬不可保。你快快收拾一切，跟我同到磁州。那邊宗將軍正在收拾殘軍，會同當地民衆，作大規模的襲擊敵軍後方之計，你我正好同去幫他進行這件事。」師師道：「郎君的計劃果然不差，但師師自受上皇臨御以



開這裏不遠，京中城門已閉，皇上已差人去向他們求和，倭人要我們

來，外人側目，一旦隨郎君遠走，勢必引起全京恐慌。所以依師師的意思，郎君應該立即回到磁州去，以免有誤大事。師師暫時不離這裏，等到風聲緊急之時，再定行止。郎君放心，師師一身已屬郎君，如果到了萬不到已的時候，決定也與你送給我的寶劍同存同亡。天幸能脫離危險，我必和媽媽到磁州來尋你。」道罷，便催邦彥快走。邦彥正想用言再勸，忽然李姥慌慌張張地進來報道：「不好了！金兵離

給他們黃金二十萬兩，白銀四十萬兩，皇上沒法，只好允下，但須於日內交割，一時不能齊集，正下詔向民間移借。——如果數日集不到時，不知怎樣結果哩！」師師聽了，慨然道：「既然這樣，那麼我們把上皇賜給的金銀珠寶一起送給政府罷。我們本來却之不恭，受了有愧，趁此獻給國家，不但良心可以得到安慰，也是義不容辭。媽媽，你快把所有的金銀珠寶，收拾在一起，待我作表陳報政府。」

按下師師方面的事不提，且說金兵得到宋政府送來的金銀六十萬兩，依舊違約進兵，直攻汴京。李綱出戰不利，金兵迫使二帝親至金營求和。二帝只好從命，就給他們留住不放，一面遣兵進城，後來又把二帝送到北方去。

欲知二帝北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八 佳人殉節

話說徽欽二帝被金人誘出京城後，便被他們幽囚在一間小屋裏，從辰刻到申刻，水漿不得入口。到了晚上，才有一個北兵送來一盤肉和一瓶酒，但是他們那裏還嚙喝得下，夜裏也沒有床席給他們睡，只有兩條木橈，燈燭更沒有，只好在暗中摸索，窗外又時時聽得兵甲的聲音，天氣又冷，他們那裏還睡得着！這是他們生平破題兒第一次的遭遇，恐怕就是自有皇帝以來也很少受到這種同樣的苦痛的。父子倆只有相對着哭泣，因為這時他們連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了。

到了明天，城裏的皇族后妃諸王子陸續給金兵拘捕到金營裏，二帝才知京城已破，大宋朝已經完結了，只有坐待惡運的到來。這一

天，幹離不在帥帳裏召見二帝，命手下人拿出兩件青袍來，叫他們把帝服易去。其時恰巧有侍郎李若水在旁，看到這種侮辱，憤慨得忍受不住，上前阻止二帝不要易換，一面高聲責問幹離不的失信。幹離不理他。他就破口大罵，幹離不大怒，叫手下拖出去把他殺掉。若水被殺後，幹離不慨然對部下道：「從前大遼被我國滅亡，死節的臣子很多，現在南朝却只有李侍郎一人！」二帝聽了，暗暗慚愧。當下幹離又對二帝道：「一切須你們到燕京去朝見了我們的皇帝再說，今天便起行。」道罷，便差大將澤利護送起程。

這天，徽宗和鄭后同欽宗和宋后，被澤利押着送往北方，在路上也受盡種種侮辱虐待，澤利甚至當了他們的面，迫着宋后勸酒唱歌。朱后也不得不從。他們到了燕都朝見金主後，金主便宣勅道：「赦趙

倍父子之罪，廢爲庶人。」過了幾天，又封徽宗爲天水郡公，封欽宗爲天水郡侯，各於燕京賜宅居住。可是所謂賜宅，仍是一間破舊的小屋，連椅凳也沒有，每天飲食，也僅得粗飯四盂，米飲四盂，朱后這時已有疾病，終天只好臥在冷地上呻吟，監視的人還不時對她責罵。後來死了，只用草席把她捲着，抬出去埋葬。過了幾天，金玉又傳令送他們到五國城去。這次的行程很長，所受痛苦尤一時言之不盡。幸虧送行的人阿計替很有義氣，一路待他們很好。鄭后在路上也得病身亡，二帝沒法，只好親自用刀掘了個土坑，把她埋了。他們到達五國城以後，仍被關閉在一間小屋裏，四面都是土牆，彷彿在囚籠中一樣。

這裏須回頭再說師師與邦彥的事。却說那天師師把所有徽宗賜給

她的金銀珠寶獻給政府後，仍催邦彥速離京到前線去。她希望着金人得到金銀後，當不至失信，京城也不至目前就有危險。不料過了兩天，街坊上忽然秩序大亂，百姓們都喊着：「金兵來了，快快逃命呀！」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小的，擠得你哭我啼，有的向東走，有的向南跑，有的又向北走，只管亂竄。他們背的背，挑的挑，盡是大包小裹，都氣喘不得不能快走。師師和李李姥看見這種情形，知道金人已失信來攻城，不久即將開到城外。她們一時失却主意，前路已斷，磁州當然不能去了，急中又想不出逃到那裏去的好。而且又都是女人，又都是嬌養慣的女人，叫她們拿些什麼東西走的好呢？倒是李李姥忽然生出急智來。主張到師師住過的那座尼庵裏去暫避。她以爲金兵急於攻城，而且他們的目的在城裏的一切，一個破舊的尼庵，他們一時必



不至於來光顧的。等到他們攻破了城，再設法逃到磁州去也不遲。師師只好依了李姥的主意做去。

她們在菴裏住了幾天，雖然每天在恐怖中過日子，而且街坊上已經到處受盡蹂躪，可是，金兵果然沒有光顧到她們那裏去。後來，她們聽說二帝已被迫到金營請和；接着，又聽說金兵已經大隊入城；接着，又聽說城中被金兵大肆劫掠，女人們更遭到前此不曾有過的劫運；接着，又聽說二帝已被送往燕京，金人已立張邦昌爲楚帝。這天，她們正想準備一切，離開京

城到磁州去，忽然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。原來在金兵南下以前，京中早已滿佈北方派來的間諜。京中所有的切，二帝有時却不一定知道，金主却巨細皆知。他們早已聽得師師的大名，也完全知道徽宗對她迷戀的故事，所以當金兵渡過黃河的時候，金主曾送密令給幹離不，命他打破汴京時，必須將師師好好地送到北方去。等到城破後，幹離不就傳令尋找師師，找了好幾天沒有找到。後來給張邦昌知道了，他知道單是尋找是找不到的，他這時正想報他主子立他爲帝的大恩，就在京城內外徧貼賞格，有尋得師師來獻的，賞白銀一萬兩，有通風報信因而尋獲的，賞白銀五千兩。賞格一下，那位老尼的師弟的心就被動搖了，她的奸夫又慫恿她，她就暗暗去報告了張邦昌，得些了極大的賞格。所以當師師正將細軟收拾完畢，同李姥想向老尼的師



弟去辭行，巷外已被大隊僞兵所包圍。張邦昌也一時屈了楚帝之尊，親自出馬進巷來見師師。師師知道她這時已到了最後的剎那，立即拔出邦彥給他的寶劍，指着邦昌罵道：「我是一個妓女，受了國家的大恩，拚却一死相報。你們做了朝廷的大官，喫了朝廷的俸祿，朝廷有什麼對不起你們，却處處在做那亡國滅種的事？現在又不要臉地去向醜虜稱臣，想討得主子的歡心來實現自己升官發財的希望。你想把我當做你進獻的禮物嗎？哼！你不要做夢！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她早已回

劍向自己頭頸一勒。邦昌左右連忙上前去奪下她的劍時，她早是血，倒在地上死了。

師師自殺的消息傳佈開後，幹離不聽得了也爲之深深歎息，他把邦昌喚來當面申斥道：『她是一位可敬的烈女，替大宋朝遺留下了無限的光榮，却給你生生地迫死了。如果不看你在爲皇上辦事，我一定把你殺死了爲她報仇。』邦昌本來爲了要見好於主子，不料因此却反受到了這場意外的侮辱，真使他哭笑不得，只好自認晦氣了事。

大概過了一個多月，宗澤在磁州會合各路的兵起義勤王，黃河以南的豪傑都起來響應，一時聲勢浩大，齊向汴京進攻。金將幹離自知孤軍深入，不能久守，連忙退兵渡河回北。張邦昌一看風頭不對，慌忙易了常人的衣服逃到關中去。宗澤的兵闖到京城時，已不見金人

一兵一卒。這一天，有一位武將軍騎從宗澤營中出來，直到東華門外鎮安坊去，他一到那邊，見到處都是頽垣破壁，百姓們有的躲在半破的屋子裏，有的露宿在街頭，從前的繁華昇平景象，已完全不見分毫。他點點頭歎了一口氣，一直馳到李姥家所在，但見滿街都是斷梁破瓦，不復能分辨出來。他便在那裏附近打聽師師去處，好容易探得了尼菴所在，他連忙趕去尋問。一進尼門，恰遇李姥在裏面，相見之下，不覺各各大哭。李姥就把師師殉難時情形，細細地描述了一番，說罷，又號啕大哭。他忙止住了她，叫她領他到師師的所在，他站在那裏俯首默禱了一回，最後，他出聲說道：

「師師，自你一死，我的身體便全屬於國家了，我一天不死，終必替你報仇！」

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



900

分類號 ~~27364~~

0117

登錄號 D3159

24145

亂世佳人

版權所有

不准翻印

一九四五年四月蓉再版

21

價

著者：譚 正 璧

版者：上海壯新書局

總發行：集成書局

集成書局 西門外大街一三三號